

世 界 禁 书 文 库



十日谈

[意] 乔万尼·薄迦丘 / 著

世界禁书文库

# 十日谈

(上)

原 著 [意]乔万尼·薄迦丘

翻 译 王永年

## 作者简介

乔凡尼·薄伽丘(1313—1375),意大利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文艺复兴运动先驱之一。

1313年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个商人与一个法国女人的私生子。

1336年开始写作第一部长篇传奇《菲洛柯洛》,随后又先后出版了《菲洛斯特拉托》(1335—1338)和《苔塞伊达》(1340—1341)两部八行体长诗。主要作品有《佛罗伦萨女神们的喜剧》(1341—1342)、《十日谈》、《爱情的幻景》(1342—1343)、《菲亚梅塔的哀歌》(1343—1344)等,在文坛上占有十分显要的地位。

《十日谈》从第一天开始，大家因为各种机缘聚在一起，在潘皮内娅的主持下，每人都讲出一个自己喜欢的故事。



秀外慧中的女士们，我一向认为你们生性富有同情心。我知道，在你们看来这本书的开头未免沉重凄惨，教人想起前不久那场可怕的瘟疫，那一片十室九空，弥漫着死亡气氛的情形叫人伤心侧目，耳闻目睹的人至今心有余悸，记忆犹新。但是你们不要以为这里面都是些令人唏嘘不已，潸然泪下的故事，因此在翻开本书之前就给吓退了。其实我这个悲惨的开头无非是旅行者面前的一座险峻凄冷的大山，山那边就是鸟语花香的平原。翻山越岭固然劳累，翻过山后的一马平川却赏心悦目。欢乐过头会带来苦恼，而这本书开头的悲痛也会变成欣喜。经过短暂的愁苦（我说短暂是因为它只有几页），接踵而来的是甜美和欢快，为着你们能够耐心等待，我事先作出这一点的许诺。说真的，如果我能够问心无愧地领你们沿着一条不太崎岖的道路抵达我想带你们去的地点，我很乐意这么做，但那条险路是你们将要读到的事件的前奏，不追溯背景无法行文，我万不得已才写下这些东西。

话说基督降世之后过了累累硕果的一千三百四十八年，<sup>①</sup> 意大利最美丽的城市，出类拔萃的佛罗伦萨，竟发生

---

<sup>①</sup> 当时意大利的纪年法每年不以一月一日（耶稣割礼日）开始，某些地区以十二月二十五日（耶稣诞辰），另一些地区，如佛罗伦萨，以三月二十五日（耶稣降世日）为一年伊始。

了一场要命的瘟疫。不知是由于天体星辰的影响，还是因为我们多行不义，天主大发雷霆，降罚于世人，那场瘟疫几年前先在东方地区开始，夺去了无数生灵性命，然后愈演愈烈，以燎原之势向西方继续蔓延。人们采取了许多预防措施，例如派人清除城市的污秽垃圾，禁止病人进入市内，发布保持健康的忠告，善男信女们为了祈求天主赐福，不止一次地举行宗教游行或其他活动，但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总之，那年刚一交春，瘟疫严重的后果可怕而奇特地开始显露出来。佛罗伦萨的瘟疫和东方不同。在东方，病人鼻孔流血是必死无疑的症状。在佛罗伦萨，疫病初起时，无论男女腹股沟或腋下先有肿痛，肿块大小像苹果或者鸡蛋，也有再小或再大一些的。这些肿块一般叫做脓肿。不久之后，全身各个部位都可能会出现这种致命的脓肿，接着症状转为手臂、大腿、或身体其他部位出现一片片黑色或紫色斑点，有的大而分散，有的小而密集。这些斑点和原发性的脓肿一样，是必死无疑的征兆。医生的嘱咐和药物的作用似乎都拿它没有办法，或许因为这种病根本就没有治疗的办法，或许由于病因不明，没有找到对症的药物（除了懂医道的人之外，原本毫无医药知识的男男女女也有许多偏方）。在这种情况下，侥幸痊愈的人为数极少，大多数病人没有发热或其他情况，在出现上述症状的第三天，或早或迟都会丧命。<sup>①</sup> 那场瘟疫来势特别凶猛，极容易传染，只要一接触病人，仿佛就像干柴遇见烈火一般。更严重的是，且不说健康人同病人交谈或

<sup>①</sup> 作者在这里描写的是鼠疫杆菌引起的肺鼠疫和腺鼠疫的症状。

者接触会染上疫病、多半死亡，甚至只要碰到病人穿过的衣服或者用过的物品也会罹病。假如不是许多人和我本人亲眼所见的话，我这番描述也许是难以置信的。假如许多诚实可靠的人没有耳闻目睹的话，连我也不敢相信，更不用说形诸文字了。我还要补充的是，那场疫病的传染力特别强，不但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即使人类之外的动物接触到病人或者病死的人的物品也会传染上，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死去。正如前文所说，有一天，我亲眼见到这么一件事：一个病死的穷人的破烂衣服给扔到大街上，有两头猪过来用鼻子拱拱，出于本性地衣服叼起，过不多久，就像吃了毒药一样抽搐起来，倒在那堆衣服上死了。

这些事情，以及许多相似的、甚至更糟的事情，疑虑恐惧在健康的人中间产生，到头来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个相当残忍的措施：尽量远离病人和他们的物品，认为这一来就可以保住健康。不少人认为生活有节制、避免一切过分的行为就能减少传染。于是他们三五结伴，远离尘世，躲在自己家里或者没有病人的地方。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活得舒服些，有节制地享用美酒佳肴，凡事适可而止，不同任何人交谈，不管不问外面有关死亡和疫病的情况，借音乐和其他力所能及的娱乐打发时光。另一些人想法不同，他们说对付疫病最好的药方，便是开怀吃喝，寻欢作乐，尽量放纵自己的欲望。他们说到做到，尽力付诸实现，日以继夜地从一家酒店转到另一家，肆无忌惮地纵酒狂饮，兴致达到极点，甚至闯进别人家里为所欲为。这一点很容易就能做到，因为大家活一天算一天，仿佛明天就到了世界末日，自己的产业都置之



不顾，许多私人宅第似乎成了公共场所，外人只要高兴，可以随便进入把它当成自己的家。他们横下一条心，肆无忌惮，连病人见了他们也退避三舍。

我们的城市陷入如此深重的苦难和困扰，以至令人敬畏的法律和天条的权威开始土崩瓦解。事实上，民政和神职执法人员和一般人一样，死的死，病的病，剩下的和家人一起闭户不出，根本不能行使职权，因此人们非常放肆，爱怎么干便怎么干。除上述两种极端之外，还有不少人采取折衷的生活方式，既不像第一种人那样避世隐居，也不像第二种人那样大吃大喝，胡作非为，而是根据自己的胃口吃饱喝足。他们不是自我封闭，而是手拿香花芳草或一些香料外出。他们不时闻闻这些芳香的东西，认为香气能提神醒脑，又能解掉充斥空中的尸体、病人和药物的恶臭。有些人毫无心肝（仿佛那样比较保险），认为治病的最佳良药是避开。在这种意见的驱使下，他们只顾自己不考虑别人，许多男女抛下城市、家宅、亲戚和财产，住到乡间别人或自己的别墅，仿佛天主降下的用以惩罚罪孽深重的人类的瘟疫只落在城市里面，不会蔓延到别的地方，还认为谁都不应该蹲在城里，否则必死无疑。

人们各持己见，惶惶不可终日，但不是所有的人统统死光，也不是个个都能保住性命。事实是许多得病的人分散在各处，他们健康时是善于养生的榜样，得病之后遭到遗弃，孤零零地坐以待毙。且不说大家相互回避，街坊邻居互不照应，即使亲戚之间也不相往来，或者难得探望。瘟疫把大家吓坏了，以致兄弟、姐妹、叔侄、甚至夫妻互相都不照顾。

甚至于父母尽量不照看儿女，令人难以置信，仿佛他们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得病的男男女女数不胜数，他们别无他法，只得求助于为数极少的好心朋友，或者雇用贪心的仆人。由于伺候病人的工作条件恶劣，尽管工资极高，仍不容易找到佣人，即使找到，往往也是一些笨手笨脚、没有经验的男女。这些佣人干不了什么事，只会根据病人的要求递些东西或者给病人送终。料理后事的差使常常得不偿失，挣了大钱而误了性命。病人既然得不到街坊亲友的照顾，佣人又那么难找，于是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做法，就是一个女人不论以前多么文雅、俊俏、高贵，病倒后会毫无顾忌地招聘一个男佣人，不管他年纪多大，并且只要病情需要，会毫不害羞地像在另一个女人面前那样露出自己身体的任何部位。也许是因为这个，痊愈的妇女日后大多不如以前那么贞洁。此外，许多病人如果得到照顾，也许能保住性命，但由于佣人奇缺，结果死了。加上疫病传染力特强，城里白天黑夜都有大批人死亡，这种情形听起来也骇人，更不用说亲眼看到了。因此，侥幸生存下来的人们大多改变了自己对事情的看法，在市民中间产生了一些与以前完全相反的习俗。

按照以前的风俗（今天也是这样），哪家有了丧事，亲戚和邻居家的妇女同死者的女眷聚在一起，为死者恸哭，而男性邻居及别的男人则和死者的男性亲属待在一起，站在死者家门前。随后来的是教士，他们的级别要看死者的身份而定。死者的灵柩由亲友们扛着，后面跟着送葬队伍，送葬的人手拿蜡烛唱着挽歌，逶迤前往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当疫情日趋严重时，这些规矩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给

取消了，由新的规矩取而代之。病人临终时不要说没有妇女围守床前，甚至没有任何人在场，能够赢得家属的真心悲恸和辛酸眼泪的人少之又少。相反的是，大多数活着的人尽情打闹嬉笑。本来女人生性富于同情，如今为了自身健康，竟出奇地学会了那种风气。护送尸体去教堂的邻人至多十来个。抬灵柩的不是有地位、有名望的市民，而是一些花钱雇来专司埋葬的市井之徒，人称掘墓人。他们脚步匆匆，不把灵柩抬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一般只送到路程最近的教堂就了事。他们背后跟着五六个教士，手拿蜡烛的很少，甚至一支蜡烛都没有，也不费那份工夫规规矩矩地举行安葬仪式，只在最凑手的空墓穴里放下灵柩就完事大吉。下层社会以及许多中层阶级的人受的罪更大。他们由于贫困，只能听天由命，大多守在家里，得病的每天成百上千，加上无人照看伺候，只有死路一条。白天黑夜都有大批人倒毙在路上，另一些人虽然死在家里，也只在尸体腐烂发出臭气时才被街坊发现。

市民中间形成了一种大家共同遵守的习惯：一发现哪家有死人，就和一些能找到的搬运夫从死者家里把尸体搬出来，放在门口。那并不是出于对死者的怜悯，而是考虑到尸体腐烂对他们自己有损害。第二天早晨，街上行人会看到许许多多尸体。然后运来棺材，棺材不够，往往就把尸体搁在木板上。有时两三具尸体塞下一口棺材里。一对夫妇、父子或者两三个弟兄的尸体盛在一口棺材里的情况已经不是奇怪的事情。更常见的是，两个教士举着一个十字架送葬时，半路上会有掘墓人抬着两三口棺材加入行列。教士们原以为是

给一个死者送葬，事实上却是六七个、七八个。为死者流泪，点蜡烛或者守灵的人是没有的，当时死人的事太平常了，正如今天死了一头山羊谁都不当一回事一样。事物兴衰消长是自然规律，但是以前很少遇到灾难，智者也不能做到乐天知命。如今大难当头，即使头脑最简单的人也知道必须听天由命，对这场空前浩劫满不在乎，若无其事。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大批尸体运来，教堂墓地的面积和进行埋人的人手都不够了，于是在拥挤不堪的墓地里挖出宽大的深坑，把后来的成百具尸体像海运运来的货物层层叠叠堆放起来，几乎堆齐地面，上面只薄薄盖一层浮土。

我们的城市当时的状况悲惨至极，一言难尽，我不忍继续细谈，但要补充的是，城里愁风惨雾，近郊和乡村也好不到哪里去（且不说小城堡，那里的惨状和城里相差无几）。乡间分散的小村子里，穷苦的农家缺医少药，更没有佣人照顾，日日夜夜都有人像牲口那样死在家里、路上和田野。他们也像城市居民一样寻欢作乐，自暴自弃，荒废了农活和田地，每天都在等死似的不再理会牲畜、土地和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只顾把现有的东西吃光用光。牛、驴、绵羊、山羊、猪、鸡、甚至对人一向极其忠诚的狗都被赶出家园，在庄稼没有收割的田地里到处乱跑。许多牲畜似乎有灵性，白天在田里觅食吃饱之后，夜幕降临，虽然没有牧人带领，也会自动回到住处。我们暂且抛开乡村再说城里，苍天无情，以众人为刍狗，人的狠心也无以复加。一则由于疫情凶猛，二则由于病人太多，健康人害怕传染，不愿照顾，任其自生自灭，从三月到七月，佛罗伦萨城

里据信死了十万人以上。谁会想到，在发生那场致命的瘟疫之前，这座城市竟会有那么多的人口。唉，有多少巍峨的宫殿、豪华的邸宅、漂亮的房屋以前人丁兴旺，士绅和贵妇济济一堂，如今连佣人都死光死绝，空空荡荡！有多少显赫的门第、著名的产业、庞大的财富留下来没有法定的继承人！多少勇敢的男子、如花似玉的美人、前途无量的青年，就连加兰诺<sup>①</sup>、希波克拉底<sup>②</sup>和埃斯库拉庇乌斯<sup>③</sup>也会认为是健壮的，早晨还同亲友伙伴一起用点心，晚上却和他们的祖先一起在另一个世界共进晚餐了！

喋喋不休地讲述灾难的惨状，我自己也觉得厌烦。所以，其他我们可以不说了，只谈一件事：正当我们城市的居民大批死亡，几乎十室九空的时候，我从一位可靠的人那里听说，某个星期二上午，庄严的圣马利亚新教堂里做完弥撒，几乎没有什么人了，但有七个年轻女郎聚在一起。她们都服丧，穿着黑色的衣裙，都是互相认识的熟人，不是沾亲带故，便是街坊邻居，年纪最大的不过二十八，最小的不到十八。她们都端庄文雅，家世高贵，知书达理，容貌姣好，活泼开朗而不流于轻浮。出于充分的理由，我姑且隐去她们的真名实姓。理由是下文即将记载她们讲的和她们听到的事情，我们不能让哪位女郎感到羞愧不安，因为今天的风俗习

---

① 加兰诺（约131—201），古希腊医学家，在人体解剖学方面有重要发现。

② 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前377），古希腊著名医学家，认为疾病是由人体体液失衡引起。

③ 埃斯库拉庇乌斯是希腊神话中医药之神，能起死人生白骨。

惯比当时严格一些，对寻欢作乐行为的控制要多一些。正由于已经谈到的原因，当时不仅像那种年纪的女郎，甚至年龄更大的女子也比现在更容易地寻欢作乐。此外，我不愿意给那些妒忌成性、对生活中一切美好现象都要评头论足的人以口实，免得他们红口白舌，诽谤如此贤惠的女郎们的品行。由于这个原因，并且为让读者分清讲故事的姑娘，我准备根据她们每个人的特点起一个或多或少比较合适的名字。第一个年纪最大，我们不妨管她叫做潘皮内娅。第二个叫菲娅美塔，第三个叫菲洛梅娜，第四个叫艾米莉娅，第五个叫劳蕾塔，第六个叫纳菲莱，最后一个不无道理地叫艾莉莎。<sup>①</sup>她们事先并没有约好，那天在教堂邂逅相遇，见面之后大家围成一圈，唏嘘不已，不再作祷告，而是开始谈论当前的情况和一些别的事。过了片刻，大家不说话了，这时潘皮内娅开口说道：

“亲爱的姐妹，我们都听过这么一句话，那就是坦坦荡荡心有主见的人是无可非议的。保存和维护自己的生命是每个人生而有之的本能。甚至有时候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而导

---

<sup>①</sup> 这些名字有的影射作者相知的真人，有的是神话、传奇或文学作品里的人物。潘皮内娅意谓“葡萄叶茂盛”，有“丰满、蓬勃”之意，作者曾用来暗指他年轻时爱慕的姑娘。菲娅美塔可能是玛利亚·德·阿基诺，作者曾与之相爱，遭到背弃后一直不能忘情，作品中经常出现她的影子，如《菲埃索勒的女神》、《菲洛斯特拉托》中的克里塞达。菲洛梅娜意谓“夜莺”、“歌手”。艾米莉娅意谓“讨人喜欢”，是薄伽丘的长诗《苔塞伊达》里的女主人公。劳蕾塔有“桂冠”之意，并且是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年轻时为之倾心的少女的名字。纳菲莱意谓“多情的姑娘”。艾莉莎意谓“被遗弃的”，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中迦太基女王狄多的别名，埃涅阿斯经历海上风浪到达迦太基，受到狄多接待，拒绝了狄多的爱情，狄多因而自杀。

致别人的死亡也不犯法。如果说人们的福利有赖于法律的保障，而维护自己的福利的做法又得到法律认可，那么我们以及其他女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采取力所能及的不妨害别人的措施，没什么不光彩的。考虑到今天早上和最近这些日子言行，我和你们一样，认为我们大家整天提心吊胆自己的命运。我觉得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我们都具有女人的感情），既然我们都面临着确确实实的威胁，为什么不设法逃避？依我看，我们留在这里就像是喜欢或者理应观看人们埋葬尸体，或者聆听教堂里所剩无几的修士在规定的时间内唱圣歌，或者穿着这身黑色的丧服向人们表明我们悲惨的遭遇。我们一走出这道门，看到的不是病人便是搬运途中的死尸，再不就是犯有前科、遭到当局流放的犯人，他们知道执行法律的官员如今不是死了便是病了，便毫无顾忌地在全国流窜，这简直是对我们的莫大的嘲弄。我们看到的还有吞食我们血肉的人渣，这些该死的掘墓人，飞扬跋扈，到处横行，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嘴里还哼着淫邪的小调，取笑我们的不幸。我们耳朵里听到的只是‘这个人死了，那个人快断气了’。如果说还有人为死者感到悲痛的话，我们听到的将只是一片哭声。我回到家里的时候（不知道你们的情况是否和我一样），发现原先人丁兴旺的家里只剩下一个使女。我吓得头皮发麻，在家里走动时，似乎看到了死者的幽灵，不是平时见到的熟面孔，而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叫我心惊肉跳的恐怖形象。因此，无论在这里，在外面，还是在家里，我总是不舒服，目前更其如此。除了我们以外，凡是还有一口气可以挪窝的人好像都不待在城里了。我经常注意到

别的人黑白不分，不顾羞耻，无论独自一人也好，成群结队也好，日日夜夜吃喝玩乐，放肆得很。不仅是世俗的自由人，甚至隐居在修道院里的出家人也认为别人在干的事他们都可以干（清规戒律已经破除，他们沉溺于肉体的快感，认为这样便可以得救），变得淫乱堕落。如果情况如此（情况显然如此），我们还待在这里干什么？我们还等什么？我们幻想什么？既然问题牵涉到我们的健康，我们为什么要比别的市民落后，不及早行乐？难道我们以为自己低人一等？难道我们认为维系我们灵与肉的链索比维系别人的更坚强，而不必考虑损害我们生命的威胁？我们错了，我们是自欺欺人。如果我们有这种想法，那简直是糊涂透顶！只要一想起多少不论年轻年长的女人的生命在这场恐怖的瘟疫中失去，眼前的情况就一清二楚了。出于懒惰或犹豫，我们虽想躲避却没有想出躲避的办法。我认为（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和我有同感）离开这个地方（正像现在许多人做的那样）才是万全之计，同时要像避开死神那样避开别人放荡的生活。我们大家在乡间都有几处别墅，不如搬到乡间去住，过清心寡欲的日子，在不超越理性的范围之内，随自己的兴致宴饮欢娱。在乡间，听到的是鸟语花香，看到的是青山绿野，田里的庄稼像海浪似的起伏，千姿百态的树木随风摆荡，寥廓的天空如今虽然带着哀愁，并没有失去它永恒的壮丽。乡间的一切赏心悦目，远不是我们这座凄冷的空城可比。再说，乡间的空气也清新得多，在当前这种日子里，所需的东西比城里丰富，令人伤痛的事情却比城里少。尽管乡民们也像城里人那样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但毕竟地广人稀，不像城里那样伤心



惨目。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我没说错，我们并没有抛弃谁。相反，是我们被人抛弃。我们的亲人死的死，走的走，扔下我们受苦受难。如果搬到乡间别墅去，我们不会受到指责。不这么做，我们倒难免忧伤、苦恼、甚至死亡。因此，假如你们同意，我们可以叫使女陪伴我们，带上必需的物品，每天换一处别墅，在这种日子许可的情况下尽情欢娱。我认为我们应该这么做，以便保存自己。只要死亡不找到我们头上，我们终归可以看到老天对这类事情作出安排。要记住，我们光明正大地离开城里，比起许多留在城里干尽伤风败俗之事的人来，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光彩的。”

大家听了潘皮内娅的一番话，非常称赞她的见解，表示愿意照办，甚至开始讨论实施的细节，仿佛马上就要启程似的。但是菲洛美娜十分谨慎，她说：

“姐妹们，潘皮内娅的话很有道理，不过我们不能肆无忌惮，说走就走。要记住，我们都是女人，年纪都不小了，不会不知道，如果没有男人参加，一群女人凑在一起很难办成事。我们生性变化无常，不安分，爱多疑，又胆小，因此我很担心，如果光是我们几个而没有男人带头，我们很快就会散伙，并且闹得不痛快。因此我们在决定之前还得从长计议。”

艾莉莎这时说：

“一点不假，女人确实需要男人的带领，没有他们支配，我们做事很难圆满成功。但是我们怎么才能找到男人陪同？我们都清楚，我们的男性亲戚大多已经死去，活着的也各自结伴，分散各地，不知下落，就像我们现在做的一样。请陌